

唐
張

短
長
書

中國出版社

書長短

張唐





短長書

唐致

發行人 王 兆 懷

出版者 南國出版社

上海山陰路七號

特約代理
外埠經售

學林書店

上海靜安寺路一五六一號

△有版權▽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序

近來寫雜文的人多了起來，雖然結集成書，尙不經見，但報紙和雜誌上的成績，却大抵斐然可觀，擊刺時弊，也往往更爲猛烈。以簡短的文字，反應了急遽的現狀，正不必入據文苑，已足以塞住輕薄小兒的嘴巴，抹盡反對和嘲笑的口實了。至於各種風格的互見，更是非常顯著的事情。

雜文也有獨特的形式，這是毋待言辯的，以言風格，却本來沒有固定。一開始，它就以多彩和多變，確盡了戰鬥的任務。雖然論者敍功，提到雜文，終不免想起魯迅先生，因為他是這一文體的創造和發揚者，深厚博大，擬同準範。倘說天下雜文，必依魯迅風爲歸，則是近於排他的主張，以我的孤陋寡聞，似乎還沒有聽說過。魏金枝先生所「解」的「惑」，其實是並不存在的。設使後進止於所詣，這就

決不是先驅者的意思。

我因此也想到自己。——多少年來，我都應用着這一文體，還被看作是魯迅風格的追蹤者，使許多人不舒服，也使許多人看不起。然而，真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吧，雖然心儀鬥士，時涉遺著，但凡所作，和魯迅先生的雜文相比，真如豁壑之於大海，部婁之於泰山，除了佩服，祇有慚愧，模擬云云，超乎能力，早在我的想像之外了。

但我又實在不喜歡這「之外」。建立了自己的風格，却不想留住它。「一個作者的最大的敵人，正是他自己鑄成的模型，他必須時時努力，從已定的模型裏跳出來。爲了解脫這靈總的羈絆，我至今還在掙扎。」（短長書舊序。）是的，我在掙扎！和自己決鬥，那艱苦，更甚於對付實際的論敵。

可惜到了今天，我還不免於慚愧。這本書的改版，增加了一倍以上的篇數，也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字數，除了最後四篇外，却大抵都是舊作，翻翻內容，實在毫無

新意。「天靈蓋以外」等數篇，是抗戰初起時的作品；逮到國軍西撤，上海變成孤島，有志氣的，有福氣的，以及有運氣的，一齊奔向內地，餘下的呢，正是到了所謂「扮出一副可憐楚楚的模樣」的時候，歷史也確是個大考驗，過「橋」的有，落水的有，倘不能慷慨罵賊，那就多少有些「可憐」相。當時租界上還有幾個刊物，我也偶而被約寫些文章，這就是「東南瑣談」，「瀆羽雜記」等篇的由來。偏偏我又沒有「可憐」到生成「奴性」，在這些文章裏，不但戳穿了汪精衛媚民誼之流的紙冠，還替明末的義兵——也即眼前的民衆力量說出了一些正在演變的事實。阮大鍼們的「視人人皆東林」，現在不亦如法泡製了嗎？這是歷史的教訓！我自信也還有些眼光的。現在且以這些事實，來回答年輕的奴隸總管們的鞭子！

末後四篇，也沒有什麼大意思。「周報休刊詞」在體例上不大調和，但因準備另成一集的餘稿都是短文，所以就收在這里，算作是自己的工作的紀念。

「短長書」是戰國策的別名，因為這些長長短短的文章，大部份寫於戰時，爲

了趁便，也就沿用了這個老名稱。成於戰前的是幾篇「文苑閑話」，我會因此得罪了許多人，好心的朋友們警告我，說我不該「罵」。好罷，第六篇以後，我就不再寫下去了。現在翻翻舊稿，覺得我的「罵」，和隨便指別人爲「畜牲」，爲「奴隸」，爲「市僧」的「操你媽」式的「批評」不同，因爲我到底說出了一些理由，指證了一點是非；即使看不慣，也沒有主張把他們「捉來吊死」，可見我也還有一些氣度的。否則，這本書就成了「絞架」，南國社也未必有要去出版的勇氣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記於上海寓次。

目錄

序	一
看報	一
做戲	四
向高牆頭示威	七
猶太人	一七
歲暮	一九
文苑閒話（一——四）	二一
爲青年辯護	四九
偶感	五二
不是新酒舊瓶	五四

戈雅的畫	五六
文苑閒話（五）	五九
隨想	七〇
反天才說	七三
從「都會的一角」到「新地」	七六
文苑閒話（六）	七九
又是思想問題	八八
天靈蓋以外	九一
「天靈蓋以外」之餘	九五
「樂園」勝景圖	九八
「誰家天下」	一〇二
「紅的黎明」	一〇四
關於「魯迅全集」的校對	一〇七

「老僧」的詩錄·····	一一二
東南瑣談·····	一二二
瀆羽雜記·····	一四〇
馬士英與阮大鍼·····	一五五
摩羅小品·····	一七一
板凳隨筆·····	一八三
蠅矢篇·····	一九三
瀆羽再記·····	二〇四
談張蒼水·····	二一七
「周報」休刊詞·····	二二二
魯迅先生的梓印工作·····	二二八
「魯迅全集補遺」編後記·····	二三三

看 報

中國也真是一個奇怪的國家，而且，還有許多奇怪的人民，如果是識得字，看到報，懂得國家大事的所謂先生之類呢，那就更奇怪。一加觀察，簡直是令人莫明其妙的。

但自然也有些「妙」處可以看出來。

就說看報吧，先生們大抵都看報，——這正是他們所以異於非先生的地方。然而一看報，就要接觸到國家大事，不但知道要人們每餐吃幾碗飯，每夜睡幾小時覺，而且也有那塊土地被侵佔，那件事情喪主權，因此也知道了一點小民們所不應該知道的事情。前些時候，華北走私，滿蒙異動，不也正使我們的先生們覺得義憤

填胸，可惡之至麼？但是，不幸而粵桂稱兵了，大家的眼睛一齊向內看，「攘外必先安內」，這不但是合乎古訓，而且也遵了今律的。但是，又不幸而世界運動會開幕了，大家的眼睛一齊向腿上看，「強國必先強種」，這是清末維新派的一句老套頭，雖不很新，也不很古的。但是，又不幸而蘇州路發生了箱屍案，裏面是一個赤條條的無頭女屍，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在上海，可就大大地哄動了。先生們的眼睛一齊向這赤條條的女屍上看。華北走私，滿蒙異動，粵桂稱兵，世運得蛋，對不起，一股腦兒忘去了。

這也真是奴隸們解除苦痛的好辦法。

然而却又耍抱不滿。

報紙大概是啓發民智的吧，但也還會阿民所好，登一點豔聞，如「情竇初開」啦，「風韻猶存」啦，「文君新寡」啦，「小姑無郎」啦之類，而這一回的箱屍，趾染蔻丹，疤有橫痃，當然也還是屬於所謂「豔屍」這一類，頗有點桃色的嫌疑

的，這樣，牠當然就有佔大塊篇幅，登特號鉛字的資格了。因為這可以吸引讀者的，而且也的確比內蒙，華北，兩廣的消息來得真實。

然而這些被吸引的先生們，却偏偏要搖頭，以為牠妨礙了風化。是的，屍不必豔，案也不必一定桃色的，特號鉛字和大塊篇幅只顯示出這報紙的無聊，可憐。然而牠的可信的程度，畢竟還在政治消息以上。

然而先生們却要看，因為有趣；要不滿，因為有傷風化；也要改革，然而却不免使我覺得奇怪。

如果真的要改革，就得認真地做去。把兩手掩住眼睛，表示着自己的乾淨，却又偷偷地從手指縫裏張出來，是無補于事實的。撤去封鎖，登出真實，解除苦痛，這才是「豔屍」，「桃色案件」，「風韻猶存」之類的末日。

而也是先生們的「奇怪」的末日。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做 戲

說：

伊剛·福利德爾(Egon Friedell)在他的現代文化史裏談到歷史，他曾經這樣

世界史是一個戲劇的問題……每一個階段，就是我們的所謂時代，不但是
一個一個地相繼出現，並且是一個一個地互相因果，牠們所走的軌道是一幕一
幕地像舞臺上的戲有連續性的；每一幕和以前或以後的各幕雖有其獨立之性，
但又有一個生機的連續，因為牠不單完成了以前的一幕，還喚起了以後的一
幕。人類的歷史是一幕大的戲劇，受支配于一種清楚而不可抵抗的實際需要。

……

這也許是真的，人類的歷史就像一齣戲。這戲裏有生，有旦，有淨，有丑；有失敗，有成功，有冤抑，有徼倖；因此，也就有使人歌哭的情緒，這正是一種「不可抵抗的實際需要」，因為不這樣，就成不了戲，也成不了歷史。

中國的論者對歷史是怎樣看法的呢？我不知道。但從父老的口裏，也常常聽到「天地大戲場」的說法，可見早就自以為是在做戲，並不十分認真的了。然而雖不認真，却又似乎並不喜歡好人有壞結果，壞人有好結果，不但對歷史是如此，就是對正人君子們所深惡痛絕的小說也是如此的。紅樓早已圓夢，西廂也成眷屬，蕩寇志雖然殺盡了梁山泊上的好漢，但這是因為牠原是屬於「官家的」的緣故。

其在歷史上呢，是所謂反案文章。

但天地既是大戲場，戲場也不免就是小天地了。九月五日的日報上，有一條關於北平的消息，電文後面是編輯先生的註釋，現在照錄在下面：

北平四日電：平市社會局以『風波亭』『走麥城』兩劇，能使英雄氣短。

下令禁止演唱。按：風波亭係演宋岳飛父子爲秦檜陷害，絞決于杭縣風波亭的故事；走麥城係演三國關羽在麥城被呂蒙謀殺的事蹟。

我不看舊戲，將近十年了。但在十年前，雖然還是孩子，却是常常去看戲的，對於「風波亭」和「走麥城」，現在想起來，覺得也並沒有可以氣短的地方，瘋僧大罵秦檜，關羽活捉呂蒙，不是早已替英雄們出過氣了麼？而且，不演出忠臣義士的苦難，又怎顯得出奸佞賣國者的可惡呢？

然而却偏要禁止，這大概也是在做戲。

近年以來，對於關心世道的先生們，我終覺得他們對小戲場太認真，對大戲場太馬虎了。不抵抗失去了三省，不短氣；幾十騎衝進了熱河，不短氣；無辜的人民被人家虐殺，不短氣；殘酷的條件一條條逼來，不短氣；一看到小戲臺上死了兩個古人，却偏偏短起氣來。這些英雄們的所謂氣，也實在是怪氣。

但他們原是在做戲呵！

九月八日

向高牆頭示威

十九日下午二點鐘，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問我魯迅先生逝世的情形，我當時愕然了一會，因為那天爲了一點私事出去到一個地方，並未回家，也沒有碰到文壇上的朋友，實在毫無消息。據我所知，最近的魯迅先生是已經漸就康復了，雖然有時候還有一點熱度，他自己是不當作一回事的，因此別人也就不當作一回事。我不相信。

而且我還疑心這是某些人的搗鬼。是非之分，善惡之辨，那鴻溝，在魯迅先生的心中，的口裏，的筆底，是非常地清楚的，所以他雖受愛戴，也常招咒罵，這咒罵不但沒有損及魯迅先生的偉大，而且反而使他的人格更其分明了。——一個專受